



我们始终都不会理解对方的感情，
忘我而去爱，幸福需要自己的成全。
但却舍得彼此交付。

爱到忘我是幸福

BUTTERFLY SEASON

魏小陶著
WEI XIAO TAO
WORKS



献给曾在爱情里受过伤依然相信爱的人
给每一个未爱、将爱、已爱女孩的
勇气之书

我们渴望爱但又怕在爱里受伤害。

爱情或许并不完美，但若能全心投入，亦是幸福。

爱到忘我是幸福

BUTTERFLY
SEASON

魏小陶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到忘我是幸福 / 魏小陶著. - 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09.11
ISBN 978-7-80173-946-9

I. 爱… II. 魏… III. 长篇小说－中国－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43130 号

爱到忘我是幸福

作 者 魏小陶
责任编辑 李 璞
策划编辑 何亚娟
特约编辑 燕 兮
美术编辑 徐燕南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× 1000 16 开
19.75 印张 37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946-9
定 价 28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传真: (010) 84257656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

contents 目 录

第一章	替友相亲 / 5
第二章	相请不如偶遇 / 10
第三章	第一次正面交锋 / 15
第四章	医生性冷淡？ / 20
第五章	患难见奸情 / 25
第六章	闻香识女人 / 30
第七章	小宇宙爆发了 / 35
第八章	失败的一夜情 / 40
第九章	男人心，海底针 / 46
第十章	当红颜爱上蓝颜 / 51
第十一章	与郎共舞 / 57
第十二章	谁在钓谁 / 62
第十三章	暧昧以上，恋情未满 / 67
第十四章	独一无二的卡布奇诺 / 72
第十五章	爱情三十六计 / 77
第十六章	都是酒精惹的祸 / 82
第十七章	苦咖啡透着酸 / 87
第十八章	同居这个问题 / 92
第十九章	谁是小三 / 97
第二十章	女人的战争 / 102
第二十一章	人狂也挨砖头 / 107
第二十二章	老草吃嫩牛 / 112
第二十三章	老虎来了 / 117
第二十四章	双料情敌 / 122
第二十五章	相逢何必曾相识 / 127
第二十六章	爱情工作两失衡 / 132
第二十七章	一场非关爱情的决斗 / 137
第二十八章	鱼鱼的爸爸 / 142

第二十九章	不当后妈就当炮灰 / 147
第三十章	十字街头 / 152
第三十一章	没有所谓的对与错 / 158
第三十二章	万年炮灰 / 163
第三十三章	爱他就要爱她 / 169
第三十四章	白雪公主 VS 黑心后妈 / 175
第三十五章	引君入瓮 / 181
第三十六章	当爱已成往事 / 186
第三十七章	爱情城堡分崩离析 / 192
第三十八章	挥刀断情 / 198
第三十九章	美人反间 / 203
第四十章	爱了散了 / 208
第四十一章	别出心裁的相亲 / 214
第四十二章	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/ 220
第四十三章	怨侣爱侣 / 225
第四十四章	如此求婚 / 230
第四十五章	所谓简单爱 / 235
第四十六章	流氓式恋爱 / 240
第四十七章	爱已成空 / 245
第四十八章	离歌 / 250
第四十九章	不容拒绝的拯救行动 / 255
第五十章	把勇气还给她 / 260
第五十一章	谁能保护谁一辈子 / 266
第五十二章	逃亡路上的艳遇 / 272
第五十三章	我还在这里 / 277
第五十四章	请允许我尘埃落定 / 283
第五十五章	千万里追寻你 / 289
第五十六章	执著 / 295
第五十七章	如履薄冰 / 300
第五十八章	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/ 304
第五十九章	婚前恐惧症 / 309
第六十章	爱你让我勇敢 / 312



第一章 替友相亲

北京时间 16 时 19 分，天气多云转晴，风力三级，紫外线强度中，空气质量良，适合出行。

海天嘉园的开发项目昨天开盘，两小时内售光 300 套公寓，引发了新一轮销售热潮。海天的对手新纪园则筹集巨资从政府手中拍得天价地块，准备在外环兴建高级商品服务中心。

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间，一条条公路四处穿插，一寻找到合适的机会就溜了进去，再从另一头溜出来。活像小龙女手里那条白练，忽左忽右，前后穿插。

单冬青想到这里，有些忍不住想笑，连忙端起咖啡杯凑到唇边，装腔作势地咳嗽了一声。

对面滔滔不绝的男人连忙停下来，搞不懂自己的祖宗八代中有什么地方能够逗得美人一笑。看单冬青喝了一口咖啡就放下杯子，却没有开口的打算，他凑过去问：

“简小姐看上去很文静，和我想象中不大一样——不知道你对我有什么看法呢？”

单冬青不着痕迹地往旁边避了避，看上去一副认真思索的样子，心里却在腹诽，无良的女人简启丹，被她妈安排了相亲不肯来，要自己来顶缸。真要给她好看，就该当面把这位新好男人笼络得密不透风，一回去两家就开始筹备婚事，逼得真正的简启丹改邪归正。

她当然不会这么不讲义气。

偷偷叹口气，单冬青放下杯子，清了清嗓子，对方连忙做好洗耳恭听的姿势。

“我的看法……先生，你很好，你家人也很好，你的工作房子车子也很好，但是我们……”她一脸无奈的表情，“我们的三观不合，恐怕不适合做

朋友。”

“三、三观？”对方既惊讶，又失望，明显对面前这位简启丹小姐印象很好，有继续发展的意图，却不曾想竟被一句“三观不合”轻易地打发了。

“对。”单冬青抱歉地笑笑，不等对方说话，已经招手叫服务员买单。

一杯卡布奇诺，一块抹茶蛋糕，单冬青瞥眼账单，拿钱包，又埋头在提包里翻了半天，不紧不慢地找出一枚硬币来补上，对笑容甜美的服务员小姐说声谢谢。

“那就这样吧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单冬青站起身来，对这位相亲某男点点头，便拿起包款款离去。

被批为三观不合的可怜男人在原位上坐了半天，一时还有些反应不过来。一转眼见单冬青已经出了咖啡馆，修长身影透过大块玻璃越发显得动人。想想又有些不甘心，连忙追出去，当街表白心意。

“简小姐，虽然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我对你印象很好，很想再继续发展下去。也许你对我还不够了解，我现在……”开始新一轮的自我介绍。

单冬青无可奈何地站在街上，忍受着对方的言语轰炸，心里暗骂简启丹，又骂自己心软，禁不住她甜言蜜语，又惹上一桩麻烦事。

六月天，还不太晒，多站一会也没事，单冬青知道对方不介绍完自己不罢休，索性不再拦着他。

旁边一个蹲街角乞讨的小老头见两人的样子，倒听出来一些门道，便也凑过来，一副对八卦很感兴趣的样子。单冬青死盯着他，眼睛一眨不眨。老头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，耷拉着脑袋讪讪地缩了回去。

对方唾沫星子乱飞，已经提到自己现在有两套房子，随便一套都可以用来做婚房，等等。

天哪！单冬青心里暗叫一声，再也忍不住，连忙做个手势打住。

“在海天的那一套房子大一些，可惜现在有点问题，总要找开发商解决的，不好意思请你去，还是新纪园的那套好一些……”继续自说自话。

单冬青扬起手准备喊停的动作硬生生卡住。

她收起敷衍性的客气笑容，一脸的认真。

“对不起，我想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一下。”她递过自己的名片，“你好，我是天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单冬青，专门做房地产方面的案子——先生，关于您在海天的房子，也许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详细谈谈？”

她现在突然有了心情，决定和这位三观不正的唾沫先生继续发展纯洁友谊。

一场相亲见面就这样演变成了法律咨询。事情谈完之后天已经黑了，单冬青谢绝对方的热情挽留，一个人打车回家。

刚把自己甩上车，立马就拨电话给简启丹。

电话拨通，彩铃是典型的靡靡之音，单冬青听了就发昏，却在听到对面嬉笑女声的时候顿时清醒过来。

“喂，简启丹，你干吗呢？”

“没干吗，忙了一周了，放松放松。”对面的笑声很有韵律感，令人一下就想到一个放肆性感的女人形象，“冬青啊，你忙完了？完了也过来吧，这边帅哥很多……”

去你的帅哥！单冬青深深吸口气，对着自己想象中的简启丹发狠。

“相亲这种事，我要是下次再帮你，我就是猪！”

对面一阵大笑。

“没关系，反正你也当猪很多次了——小猪，晚上回去我找你玩。”很响亮的一个亲吻，简启丹挂了电话。

单冬青瞪着手机，老半天，才悻悻地塞回包里去。司机在后视镜里看着她，眼神有点小调戏，她只当没看见，专心致志地盯着外面不断后退的夜景。隔了三分钟，她忽然转过脸来叫了一声司机师傅。

司机回过头来，一脸笑容。

“师傅……”单冬青慢吞吞开口，“您好像闯了红灯——有交警过来了。”

到了之后，家里灯亮着的，简启丹已经先她一步回来。市中心的房子，三室一厅，一百来平米，她们两个自诩精英分子，也打拼了好几年才合起来买了这么一套。京城这地儿寸土寸金不是光嘴上说的。

进门就闻到浓烈的酒味，单冬青抽抽鼻子，见简启丹的黑色吊带裙扔在沙发上，浴室里水声哗哗，便很嫌弃地拈着裙子扔进洗衣机里，隔着门大声说：

“这么早就回来了，真难得。”

简启丹没有听到，仍乐滋滋地洗着澡，口中歌声不断。洗完澡，她穿着睡衣边擦着头发边走过来挤到单冬青旁边，眼巴巴地看着她。

“怎么样？顺利解决了吧？”

单冬青知道她指的是相亲一事，心里有气，不肯开口。简启丹又推推她肩膀，一脸的催促。

说起来简启丹也算天生丽质，高挑白皙，眼梢上挑，看着人说话时总带几分逗弄之意，加上长短不一的诡异发型，很像沙宣广告里面的模特。只差眨一眨眼睛，挑起睫毛，魅惑地说一句：他们都说我是夜猫子。

单冬青又被自己的胡思乱想给逗乐了，她忍住笑，一本正经地说：

“好像不是很顺利，对方看出来我是赝品，一直要求和你本人见面呢。”

简启丹被吓了一跳，再看单冬青脸上似笑非笑的神情，马上明白过来她不过是吓唬自己，便也扑哧一声笑起来。又拿出自己带回来的夜宵给单冬青，谄媚地说：

“多谢多谢，看我帮你带的东西。”

单冬青翻开袋子一看，里面装的是几罐菠萝啤酒和yo yo 泡椒凤爪，这两样东西不好找，简启丹肯定是跑了很远的路才买回来的。果然是下了大力

气要感谢自己。

“这还差不多。”单冬青很高兴，奖赏地拍拍简启丹，想要动手大快朵颐，又对自己身上的汗味有些不满意，于是起身去洗澡。洗完之后回来，换个坐垫，打开电视，完全按照自己习惯的姿势安顿下来，这才动手去扒拉吃食。

“龟毛……”简启丹嘟囔一句，打开一罐啤酒喝了一口。手里拿着遥控器到处乱换，换到一个楼市节目，眼睛就定住不动了。

单冬青盘腿坐在沙发上，嘴里叼着凤爪，看眼电视，又看眼简启丹。

“怎么，你也对楼市感兴趣了？”

“切，我又不买房子，管什么楼市。”简启丹一脸欣赏地盯着电视上和主持人侃侃而谈的男人，“我感兴趣的是别的……你看这个男人，有钱，长得也不赖，等抓住了他，还怕没房子住？到时候我把这房子的一半免费送给你。”

单冬青嘴里嚼着脆生生的yo yo 凤爪，眼睛看着电视上简启丹口中的优质男人。

秦简，海天嘉园的副总，也是新项目的营销总监，最近随着海天楼盘的开盘，名头传得不小。节目里的他，西装，身材很好，衬衫领口敞开没打领带，有些随性。是她很欣赏的轮廓分明的英俊男人。

凤爪里的泡椒很辣，单冬青吸口气，抓起啤酒灌了几口，淡淡的菠萝清香在嘴里化开，实在很惬意。她一口气把啤酒全喝完，收拾了残渣拿去扔，回来之后简启丹已经换了台。放的是一度很火的青春励志剧《奋斗》。

简启丹一边看一边批判。

“狗屁奋斗，要真像他们这样，除了满嘴里跑火车，什么都不干，黄花菜都凉了。”

骂完又换台，翻了半天没有好的，便索性丢了遥控器，两个人敷了面膜躺着聊天。二十六七的女人，不管多么天生丽质，保养已经是不容忽视的问题。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，单冬青又想起今天相亲的事，便问：

“今天的事是过去了，以后怎么办呢，你总不能老这样瞒着你妈吧。”

“也不能老听她的啊。”简启丹振振有词，“找老公是多重要的一件事，找得好一辈子负担减半，找得不好负担加倍，看现在这情形，还不如我自己先撑着呢，起码不用操另外一个人的心。”

说到底还是不想负责任。简启丹是个爱玩的人，从上大学的时候就是，男朋友不断，没有稳定的。单冬青很明白她，也从来没有干涉过，两个人从大学毕业一直处到现在都还是死党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“那你呢，好像一直也没见你有过什么苗头，这有点不对劲啊。”简启丹旧话重提，忧心忡忡的样子如同单冬青的爸妈。她甚至认定单冬青有心理障碍。

“没有合适的呗。”单冬青倒是无所谓。过一会儿，她想起一件事还没有告诉简启丹，“今天见的人，买的是海天的房子，现在和开发商之间有些纠

纷，我和他谈了一下午。”

简启丹撑起胳膊看着她，有些惊讶。

“你想接这个案子？”

“对，我替他介绍了我们律所。不过希望不大，好几十名业主联合告开发商，涉案金额近千万，这么大的案子，就算到了我们所里，也不会给我的，顶多在旁边做助理。”

“怪不得你耗了这么一下午，我还以为你对那位相亲男有意思呢。”简启丹笑，“不过接了这案子，你肯定出名——就算官司打不赢，冲着海天这个名头也值了，说不定能认识几个大人物呢，房产老总什么的。”她对海天的优质男仍旧念念不忘。

单冬青翻个白眼，慢悠悠爬起来去洗脸，一边在镜子里对身后的简启丹玩笑说：

“看看你，利欲熏心的嘴脸啊。”

“这算什么利欲熏心。”简启丹不服气，“一为工作，二为男人，这才是真正的奋斗。”说着伸出湿淋淋的手在单冬青脸上捏捏，“看你，又龟毛又固执，还有心理障碍爱情恐惧症什么什么的，搞不好真的有问题。”

单冬青扑一捧水在脸上，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，雪白，柔丽，乌黑的长眉和睫毛。是一张美丽的脸，低调的美，和简启丹刚好是两个类型。两个人在镜子里一个瞪着一个，半天，简启丹先忍不住，吃吃笑起来。



第二章

相请不如偶遇

周一早上，单冬青精神饱满地去上班。进了办公大楼，刷卡上电梯，在踏出电梯的同时，她敏感地觉察到办公室里气氛有异。

历经一个周末，整个人都放松下来，每到周一的时候，办公室里都是死气沉沉，人人都是睡眠不足的状态。然而今天却出奇地振奋，从前台到饮水间，一股莫名兴奋的情绪在蔓延。

单冬青耸耸肩，放下包，接了杯水慢慢喝。她不论做什么事都是不紧不慢，连喝口水，都像在细细品味的样子。助理小高从旁边经过，笑嘻嘻地打招呼：

“冬青姐来啦。”又凑过来，一脸的神秘，“好消息，今天所里接了大案子呢。”

单冬青没有回答，有条不紊地喝完水，把杯子扣在桌上，这才转过来，问：

“什么案子？”

“早上有客户找来，说要委托我们所做业主诉开发商的案子，资料已经送过来了。”小高手舞足蹈，表情很夸张，“我刚刚偷看了一眼，近一百名业主！告海天公司——这可是这段时间来最大的案子了。”

果然和自己预料的一样，昨天的相亲没白相。单冬青在心里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。

忙了一上午没有动静，单冬青不动声色，跟没事人一样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到快吃饭的时候，所里的老大孙律师亲赴她的办公室下达任务。

孙律师是所里的元老之一，在业界很有名气，人人都叫他老大，他也乐呵呵地应承。五十多岁的人，每天穿着T恤拖鞋到处走，一放假就背着包去郊区爬山涉水，整个一老顽童。单冬青和他倒很谈得来。

“冬青啊，”孙律师把一厚沓资料放在桌上，开门见山，“所里接的新案子，你也来一起做。”

单冬青有些诧异。这案子不小，就这样交给她，好像有点不妥当。

孙律师看出她的疑虑，解释说：

“原本我也想你太年轻，做不了这种案子，不过……你还是有这个实力的嘛，问题不大。今天早上业主打电话来，指明要你来接，说是很信任你的业务能力——是熟人吧？既然客户都说了，那就更没问题了，客户至上嘛。”

孙律师丝毫不担心的样子，单冬青也不废话，安安稳稳接下了这个既棘手又抢手的案子。

中午下班，孙律师约单冬青一起出去吃饭，因为要谈案子，选的是比较安静的地方。律所楼下的茶餐厅，人少，气氛不错，偶尔还能看到市里的知名人士。

单冬青用筷子扒拉着碗里的米粒，听孙律师分析案情。房地产的案子，向来是笔糊涂账，法律规定得不明确，开发商利用灰色地带占尽优势。业主集体维权，大多也不过是索取一点赔偿而已，关键要看律师和开发商谈判之后能拿到多少赔偿额。

单冬青问孙律师：

“如果谈得顺利，你估计能拿多少赔偿？”

孙律师想了想，竖起几根手指。单冬青吃了一惊，问：

“这么多？是客户提出的？”马上又摇头，“不可能，客户估得太高了，海天虽然有钱，要抠出来这么多，不容易。”都说炒地皮的黑心，海天可是个中翘楚。

“是，所以才说难，”孙律师满不在乎地摆摆手，“你尽力，能拿多少是多少，开发商抢钱，我们也不能跟着去抢吧。”

单冬青附和地笑了笑，正要说话，却见孙律师努努嘴朝自己身后示意。她止住话头，一边拿餐巾纸慢慢擦着嘴角，看到餐厅门口进来一男一女。

女的她认识，是知名报社的记者，举止干练，品味不凡，有点女强人的味道。男的，昨天晚上刚刚在电视上看到过。

海天的营销总监秦简，真人没有电视上那么温文，个子很高，近看更觉得英俊，浑身上下有点气势凌人的感觉。

他的气场很强大。

单冬青余光在周围人脸上扫过，跟着孙律师一起站起来。都是认识的人，便很自然地打了招呼。秦简没有见过单冬青，只是看到孙单两人刚才低头私语的样子，心里会意，和单冬青握了手，语气有些暧昧。

“这位小姐以前没有见过。”

孙律师知道秦简误会，连忙介绍：

“这是我们所里的单律师，单冬青。”

“单律师。”秦简顺口改过来。年轻的女人，做情人很正常，做律师就有

些少见，他禁不住多看了单冬青两眼。纯粹以男人的眼光，他发现她很漂亮。

打过招呼之后双方各自告辞，秦简和女记者到另一头坐下，点过餐之后秦简往身后看了一眼，孙单两人已经结账离开。女记者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冷不丁想起一事，便说：

“秦总监和孙律师好像私交不错。”

“还好。”秦简的回答很笼统。

“今天早上报社接到热线，据说海天的业主想集体起诉，委托的律所好像就是天瑞呢。”

秦简的神色认真起来。业主闹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，真搞出来个集体起诉，影响不好。天瑞在业界口碑不错，尤其是孙律师，做房产的案子很有一套。光看刚才，几人面对面，他连一点声色都不露，姿态倒端得高。

自顾自一笑，秦简抬眼，见女记者盯着自己，神情很专注，他知道这些记者都是火眼金睛，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都能捅到天上去的，便满不在乎地撇撇嘴，说：

“这种问题，公司有法务部来处理，该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一个小主管，没有什么可插嘴的。”

“小主管……”女记者笑着打个哈哈，很聪明地转移了话题，“秦总监，这次海天开盘，我们家报上帮着造势，占的可都是头版头条，以后的广告……”

“广告一定会跟上。”秦简很笃定地保证。

旁边服务生开始上菜，他煞住话头，从工作的情绪中调转过来，满面微笑地对记者说：

“今天纯粹是当做朋友见面，饭桌上不谈公事，如何？”

于是宾主尽欢，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一次非正式性的会面。

从外面回去，秦简把车驶进车库里，拿钥匙开门。房子里宽敞整洁，以灰色调为主，很符合一个三十岁男人的风格。钟点工已经离开，餐桌上扣着几盘菜，摸上去还微带点余热。

他随便瞥了几眼，却没有动，只换了衣服，歪在沙发上对着电脑有一搭没一搭地点着。新推出的楼盘卖得还不错，营业策划和销售都是他一手负责，出了成绩自然值得庆祝。

可惜没有酒，晚上的几个约会也都推了，他合上电脑，从沙发上一跃而起，一头钻进冰箱里翻了半天，却只找出来几瓶纯净水。水也可以，聊胜于无吧，秦简自我安慰。刚喝了一口，就听到手机响。

“总监，新区业主闹事，委托了天瑞律所，现在天瑞那边已经发函过来了。”

秦简拧起浓眉，指示秘书：

“把律师函传真给我。”

资料传真过来，果然是近百名业主联合主张维权，针对海天的新区住

宅。秦简从头到尾细细看了一遍，一会儿嗤笑一会儿摇头，待看到后面的律师签名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是孙律师接手。另外还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律师单冬青。

秦简盯着单冬青三个字，想起在餐厅见到的那个女人，美丽不张扬，气质内敛。说话慢吞吞，站起来的时候慢吞吞，就连看人时的目光都是慢慢移过去的。这女人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反应迟钝，毫无攻击力。

这样的女人怎么能当律师。

他忽然笑起来，随手把传真仍在桌上，轻蔑地低嗤了一句：

“毛丫头……”

二十六岁的毛丫头单冬青，已经以一个专业人士的姿态迅速进入状况。她平时慢是慢，认真起来却是很雷厉风行的，这就是简启丹所说的“静如处子、动如脱兔”。一整个下午办公室里气氛都有些诡异，不少人质疑她的能力。她也不管，一头埋进山一样的资料堆里就再没出来过。

孙律师借着倒水的机会，来来去去在单冬青办公室外面走了几回，最终满意地拍拍她的肩膀，说：

“就要这样宠辱不惊才好嘛！”孙律师是广东人，在这个“嘛”字后面总要拖长长的语调，听起来有无穷尽的韵味。

单冬青并没有被孙律师圣母般的光辉照耀得七荤八素，她直起腰，很镇定地问：

“孙律，资料太多了，能不能多派几个助理过来，这边人手不够。”

“哦，哦。”孙律师很爽快地答应，抱着自己的保温杯乐呵呵地去了。

不一会儿就过来好几名助理，都是活泼的女孩子，嘴里冬青姐叫个不停，实际上年龄还有比单冬青长的。单冬青从烟波浩淼的资料堆里摆脱出来，看看时间已经快要下班，便停了手里的活。

伸个懒腰坐下来，目光触到办公桌下乱扔的几本杂志，都是旧的杂志。随便翻开一页，正好有一期做的是海天的栏目。两年前的秦简，还只是海天的项目经理。他利用这两年的时间，在业界如鱼得水，像軟體动物一样钻入城市房地产的深层，一寸寸开拓着疆土。

海天成为本市房地产业的龙头，秦简这个营销总监的名声也传了出去，杂志上对他的批语很不客气：精明，市侩，是最适合做商人的一种人。

有关海天的发展历程和秦简的经历，单冬青看得很仔细，如果要代替业主和开发商谈判，这些工作都是非做不可的。

看到后面，专业杂志很难得地八卦了一下，提到秦简的私生活。他结婚很早，离婚也很早，大概六七年前就和上一任妻子分手了，一直独身到现在。

三十岁的失婚男人啊。

单冬青扬扬眉毛，她以为像秦简这样的男人，应该像言情小说里面讲的，日日游戏花丛，抱定独身主义，当英俊多金的单身汉。

她笑了笑，扔下杂志站起身来，听到自己的手机在大堆资料下微弱而顽强地响着。

走过去把手机从资料堆里挽救出来，是不认识的号码。单冬青拿起包一边和众人挥手道别，一边接了电话。

“单律师，你好，我是秦简。”对面传来很好听的男中音。

单冬青对门卫笑笑，耳边夹着手机，掏出卡去刷。嘀的一声响，她被吓了一跳，手机里的声音也没有听清楚。

“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……您是？”

对面沉默了一下，秦简似乎遭到了很大的打击，他不是全市第一人，名气也没有大到举国皆知，但自信在自己接触到的范围内，还是很震慑人的。可惜迟钝的单冬青不吃这一套。他不得已又重复一遍。

“单律师你好，我是秦简，我们中午见过面的。”

“哦，秦先生你好……”

“下班了吧，晚上能见个面吗？有些事情想和你谈。”秦简打断她的话。

单冬青一愣，心里生气，却不好表现出来，更加慢吞吞地说：

“不好意思，我晚上有约了，恐怕没有时间。另外，秦先生，你打的是私人手机——如果有工作上的事情要谈，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五点，我办公桌上的工作电话都可以打进来，不用转机，直接拨就可以了。”

秦简没了反应。

单冬青很有耐心，对着手机礼貌地说：

“那就这样，我还有事，要挂电话了。秦先生，就这样吧，好吗？”

连问了好几声，秦简才很隐忍地答了一句：

“好，就这样，单律师再见。”随即便挂了电话。

单冬青有些无奈地翻个白眼，果然是懂得钻营的人，在大人物面前圆滑热络，在她这个小律师面前就习惯发号施令。她刚才的态度，比起平时接客户电话的时候，已经阿谀很多倍了。

看看天，太阳没下山，晒得人发慌。她把秦简的事抛到脑后，朝对面的咖啡厅看去，那里27度的冷气和甜而不腻的哈根达斯雪糕远远地引诱着她。

其实她刚刚并没有骗秦简，和简启丹说好去帮她买雪糕也是约会的一种吧。心理专家说，适时适当地讨好闺密的胃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件事。单冬青想到这里，便对自己点点头，很心安理得地朝代表姐妹情谊的冷气和雪糕走去。



第三章

第一次正面交锋

通过昨天一通电话，秦简断定单冬青是为了在谈判中占上风，才端这样高的架子。几十名业主小打小闹，也并不是什么大事。他隔天就把单冬青的名片扔到了垃圾桶里，她不急，他更没什么可急的。

整整一周两人没有接触。

单冬青利用七天的时间，看资料，走访客户，到海天新区去实地取证，又往房管局等几个公家单位探听上面的意思，忙了个不亦乐乎。她妈打电话来总没人接，气得没办法了，又打到简启丹那里问，口口声声说：“一个女孩子家，做个助理就好了，又不靠她养家！当律师多辛苦，到这年龄了连个正经男朋友都没有！”从单冬青的各种臭毛病一直上升到生活态度极端扭曲的高度。简启丹没办法，只能天天安慰老太太，继续为单冬青稳定大后方。

到第二周上，两人终于约定好时间地点，单冬青亲赴敌方阵营去谈判。

海天公司的售楼处，代表了海天最尖端的开发实力，总部大楼装修得比外国宫殿还豪华。单冬青从车上下来，仰头看到面前巍然的海天大楼，头有些发昏。

很明显，秦简约她到这里，是想用自己公司雄厚的实力势力，在气势上打压她。

单冬青整整耳边一丝乱了的头发，很勇敢地踏进了海天公司的总部大楼。

大厅里气氛很好，人少，安静，美丽的售楼小姐为看房子的客户指点着最新推出的楼盘。单冬青踩着高跟鞋，在大理石地板上旋了一圈，感觉自己像进了宫殿的灰姑娘。

前台打电话到秦简办公室，暂时还没有人出来。单冬青研究着厅里两个巨大的沙盘，不得不说，海天能有今天是有一定资本的。新推出的两个精品楼盘，地段不错，工程质量好，招商引资也很到位。她弯着腰，凑近去看一

栋别墅的模型，别墅外面还有两个散步的小人。

实在很想顺手拿了这模型就跑人。单冬青克制住自己很不道德的冲动，抬头一看，这沙盘的主人在楼上对面的方向，胳膊撑在玻璃围栏上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。

单冬青干咳一声，慢慢站起身来，对秦简笑笑。秦简转身进了办公室，前台接待的小姐挂了电话，用甜美的声音说：

“单律师，总监请你到办公室去。”

单冬青对前台小姐道声谢，沿着盘旋的楼梯，到楼上秦简的办公室去。简直像受命被皇帝接见的臣子，单冬青很犹豫自己该做出一副荣幸万分的表情，还是该指着对方鼻子痛斥这不公平的社会等级观念。

见到秦简，他穿白衬衫，和普通员工的制服没有两样，但单冬青严重怀疑他的衬衫是请专人手工特别缝制的，穿出来总感觉比别人的高级很多。

两人一对面，秦简一边吩咐秘书去倒茶，招呼单冬青：

“单律师请坐。”

单冬青领命，秦简在对面坐下，交叠起双腿，神情很悠闲，并不准备先开口的样子。

她调整了一下坐姿，清清嗓子，很客气地开口：

“秦总监，我们递过来的材料，你应该已经看过了。”厚厚一沓资料摆在办公桌上，还有一本是翻开的，自己来之前秦简肯定正在看。

“整整一周的时间，足够看这些资料了。”秦简皮笑肉不笑，暗讽单冬青这几天的欲擒故纵。

单冬青却一副完全没有察觉的样子，又从公文包里翻出自己一周内整理的东西放到秦简面前。

“这是我走访客户，实地调查取来的另外一些材料，今天带过来，请秦总监也看看吧。”

秦简却没料到这一招，他先是微愣，随即接过资料翻了几页，越翻脸色越难看。新区的情况，她倒调查得很清楚，花七天的时间来做这些，恐怕还是很赶。

一边不动声色翻看着资料，秦简余光落到单冬青身上。

和初见面时一个样，温吞水性格，看人时目光直视，微微带点笑意，说起话来不紧不慢。白色的圆领套装，很浓密的头发盘起来，耳垂上小钻石的耳钉在头发里若隐若现。标准的OL装扮，要说不同，无非美丽一些。

他难以想象她在烈日之下亲自丈量土地面积的画面。

原来这些天单冬青一直在忙这个。他本以为单冬青肯定是每日待在办公室里，翻看着客户送来的资料，一边费心琢磨该什么时候打电话过来要求见面。结果根本不是自己想的那么回事。秦简忽然有些懊恼，好像一拳出去打到空气，白费了力气。

他合上资料夹，正色对单冬青说：